

第十八回 定海關文士談兵

詞曰：

才智如神，英雄那怕奸雄侮，慷慨興兵，出入天然武。況三略六韜，談笑雄如虎，何須坐立書露布，功就身還逋。

石調《點蜂唇》

卻說夏元虛，被眾嘍囉不由分說，押至山中，來稟寨主道：「嘍囉們奉大王號令，在山下張網拿虎，不知那裡來這個大膽的人，撞入網中，被嘍囉們拿得，不敢自擅，特解來請大王發落。」那大王見說，大怒道：「你這該死的賊囚，是何方人氏，姓甚名誰，卻敢大膽在此行走？莫非是中國奸細，到這裡來打探消息的麼？你可從實說來，若有半句虛假，喝叫刀斧手伺候著。」

元虛嚇得魂不附體，忙叩頭哀告道：「小人實係浙江人氏，姓夏名元虛，乃今科舉人，因會試進京，路由金山，不期遇著綠林好漢，劫去行李，推入江中，幸扶著塊船板，隨風打至岸邊，因不識路徑，亂走逃生，被寶寨拿來，並非奸細，望乞大王饒命。」那寨主又問道：「你既不是奸細，乃浙江人姓夏，可曉得吏部夏夏麼？」元虛道：「這是先父，已亡過四年了，怎麼不曉得？」

那寨主見說，慌忙跳下虎皮交椅，攜手扶起元虛，親釋其縛道：「既是這等，乃夏公子了，嘍囉不知衝犯，死罪死罪。」忙叫取出乾衣，與元虛更換了，重複作揖遜坐。元虛不敢道：「蒙大王不殺之恩，解衣之惠已是格外，如何又好抗禮？」那寨主笑道：「夏公子不必太謙，竟請坐了。小弟非別，乃令先君所薦，定海關總兵萬斛珠也。」元虛見說，方才放心道：「原來大王就是萬總兵，聞已投降海外，緣何卻在此處，做起這般勾當來？」刀斛珠道：「當日定海兵敗，圍困甚窘，無奈差人求援，豈料奸相專權，移會各鎮，不許擅發救兵，反又差官前來催戰。維時進退兩難，計無所出，只得負尊大人之薦，而效李陵生降，來至大寨。蒙寨主收留，後因寨主病故，眾人推尊小弟掌此山寨。然每念令尊大人知遇之恩，自恨無門可報，今幸天賜奇緣，故使公子乘險至此。」元虛道：「這樣奇緣，倒情願千年不遇也罷了，不瞞大王說，小弟因恐防會試不中，意欲到京資緣一名進士。故帶有萬金之數在船，豈料遇著那伙強盜，都被『天賜奇緣』了去。」萬斛珠笑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

當下便吩咐：「治酒與夏爺壓驚。」又叫幾個女子出來行酒，飲至半酣，元虛道：「先父為兄定海之事，被賈賊劫奏，連小弟都要問罪，以致先父病歿在京，靈柩幾不能歸葬。那時倒虧舍妹有些見識，是他伏闕上書，辨明冤枉。方蒙朝廷開釋，扶得父樞回來。」萬斛珠見說，忿然作色，慨然長歎道：「此皆小弟之故，以致累及公子。小弟雖苟安於此，恨不觀兵都下，斬除君側之奸，為天下人泄忿，然後自刎天於之前，以報令尊大人於地下，方快我平生之願。」元虛笑道：「這個倒請免費勞心，若是大王念先父之恩，欲田報效時，弟想寶寨中財物必多，不如見惠白金萬兩，令小弟上京去，買個進士做做，與先父爭口氣，便是存歿俱感。省得觀兵都下，也要殘害生靈，卻反增罪業哩。」萬斛珠笑道：「公子所論甚是，但現係海外，四處關隘俱有官兵把守，豈能飛渡至中華耶？況看來仕途甚險，公子亦何苦斷送此頭皮，倒不若小弟在此，雖負叛逆之名，反是安全之算也。」元虛道：「蒙大王垂愛殷切，然小弟心內終不能釋然於父母之邦，為將奈何？」萬斛珠道：「此亦不難，現因山寨之食，欲至寧波打糧，軍中正少個智謀之士，想公子新應鄉試，年少多才，自必熟暗韜略。倘不以草澤為嫌，乞皆留寨為小弟籌劃一二，俟攻破寧波，即覓便送公子回府何如？」

元虛見說，心中暗暗好笑道：「再不道我夏元虛，有人請做起強盜軍師來，倒也威風好耍。如今總是身不由主，且落得燥脾一回，亦是千載奇逢。」因答道：「重蒙大王見委，敢不盡心竭力，但恐碌碌庸才，不足任軍旅之事耳。」萬斛珠大喜道：「公子不必太謙，得蒙俯允，小弟之事必濟矣。」因叫左右取巨觴過來。二人豪飲至大醉方休。正是：

海外無端逢故舊，漫教白木典兵符。

按下夏元虛飄流海島，竟做起軍師來，再講畢純來。那夜同被盜落水，浮至淺處，大叫救命，卻得金山寺念夜佛的和尚聽見了，撈救起來。次日，見夏留的死首浮在水面上，卻不曉元虛下落，量來亦是淹死的人了。心中不勝孤凄，身畔又無分毫錢鈔，只得渡過江南，一路作齊人而歸，這且住表。

卻說王儒珍，那夜在秋邊房中，聽了嬌綃之言，連夜追尋至錢塘江口，不見蹤影，認做若蘭已死，十分苦惱。後見紫宸到來，將秋邊一片為朋友熱腸，不料蔡宅令嬌綃代嫁到來，以致不能會合，如今打發嬌綃回去，怎樣向蔡老理論的話，細細敘述一遍，儒珍方知若蘭不死，逃在他舅母家中，不覺轉顰為笑，後聞蔡其志著人塘棲去接不來，再差人四下尋訪，亦無音耗。儒珍又不覺轉笑為顰；依舊愁腸百結，寢食俱忘。

一日，正將若蘭在埋劍園做的柳枝詠，在那裡睹物傷心，忽墨童報說，蘇、陳二相公到來，儒珍正欲出迎，只見紫宸、秋邊早已步入書房。連忙上前相見。紫宸見儒珍淚痕披面，形容憔悴，因勸慰道：「天地之間，生離死別，雖最感傷。然事已如此，還須節衰，今吾兄悲痛之情，無乃有所太過乎？」儒珍道：「小弟之悲，非悲離別，乃悲若人之節與義耳。始其父以小弟孤寒，頗有鄙薄之意，彼小姐獨不以貧富為心，園中一見，贈我以詩，助我以言，殷殷之意，至今猶銘鏤心骨。後弟科場失意，其父因之悔盟，而另屬諸秋兄，彼小姐獨不慕富貴之良姻，而甘守貧賤之一諾，至於以死繼之，彼以閨中弱質，猶能謹守節義若此，弟昂藏七尺軀，豈反不以節義報之耶？」秋邊道：「小弟初心，惟恐墮奸人之局，故冒嫌聘定，是亦緩兵下策。然正可徐圖好合，不料又遭點選之事，倉猝便要完姻。一時窘迫，不知所出，幸得紫兄相商，醉兄於酒樓，納兄於洞房，以為從此得成全美，乃丘嫂之節烈，誠非意所及。遣侍女代嫁以全父命，甘江中一死而盡女貞。此雖千古流芳，實亦一時不偶，今既珠沉玉碎，哀痛亦屬徒然，還望吾兄擺脫一切，勿再為無益之悲，而致有傷尊體也。」儒珍道：「蒙二兄見慰，深感盛情，但兒女之私不能自恕，亦何惜此偃蹇癯軀，而徒使貞魂含恨於清波碧浪，甘作不情人耶？」紫宸見說，佛然不悅道：「據兄之意，竟欲將父母遺體，作我身投報之具耶？恐修夫妻小節，而致冒不孝大罪耳。況丈夫意氣要當慷慨，今作此兒女子態，不識自命為何如人也。」儒珍改容相謝道：「蒙兄藥石之言，敢不銘佩，奈起居服食間，種種觸目傷心，不能遣去，不識兩兄何以教吾？」秋邊道：「兄終日兀坐，足不出戶，何能使此事去懷？若邀遊山水。放浪忘歸，或酒或詩，惟意所適，歷時既遠，自消融於不覺矣。」儒珍道：「如此固妙，但知己如兩兄，想不日當計偕北上，弟又向來寡交，踽踽一身，何堪游涉？詩酒之興，亦且索然，弟恐兩兄去後，更添一種離愁別恨，行將問我於枯魚之肆耳。」紫宸道：「吾兄住家既為景物所感，以致不能開懷，何不寓卻杭城，別瞻馬首？日前家叔臨行，因迫挈替。曾囑弟勸兄後，教兄早歸。」

書，吾兄倘不棄嫌，謹當專誠拜請，況舍間園林之勝，頗稱四宜。吾兄設帳於彼，或可籍以遣悶，不知尊意以為何如？」

儒珍自付：「在家裡沒甚好處，且亦久慕九峰三泖之勝，何不乘此一遊？」因答道：「深荷吾兄見愛，敢不遵教，但學愧名賢，恐不下儉腹之優耳。」紫宸大喜道：「忝在知交，何必作此套語，既蒙俯允，是亦舍弟之幸，明日即當拜請登舟。」秋遜道：「儒兄既就絳帳之約，紫兄亦赴青錢之選，二兄行色匆匆，俱於明日就道，弟在此得無離索之歎乎？」紫宸道：「小弟至舍，不過淹留數日，即擬北上。未知秋兄擇於何日起身，何不訂定一期，竟到舍同行，豈非絕妙？」秋遜道：「弟亦頗有此意，但家君現染微病，須待痊癒，方可動身，故未敢與吾兄相約耳。」紫宸道：「既尊翁年伯抱恙，吾兄如何便能遠離，竟俟明春在京邸相會矣。」三人因次日即欲遠別，當下是儒珍叫墨童去沽酒來共飲，至更深方散，正是：

惆悵臨歧成底事，爭如且覆掌中杯。

次早，儒珍收拾琴劍書箱，帶了墨童，同紫宸去辭別秋遜，一同下船，不一日，已抵松江，到得紫宸家中，而誠齋三日前已動身矣，紫宸先安頓了儒珍，乃進內來見孀母弟妹，說起所延之師，是自己至交好友，因又問：「妹丈緣何不見，莫非同叔父進京去了麼？」馨如見聞，掩口而笑，蘇夫人道：「那妹丈是個女子改妝的，被你妹子識破，方才道出真情，卻因丈夫遊學京師，久不見歸，其父通令改嫁，所以換妝逃出，原欲上京尋夫，不料你叔父錯招為婿，如今仍復原妝，認為繼女，已隨你叔父都中去了。」紫宸見說，不勝驚訝道：「如此說來又是一位蔡小姐了。何一時節義之多也？」蘇夫人道：「他家姓王，那遊學的丈夫卻也姓蔡。」紫宸道：「原來如此，便是今番小姪請來的王先生，其外家姓蔡，他丈人嫌婿貧乏，也要將女兒寒盟另嫁，那小姐立志不二，逃出投江，所以小姪是這般說。」蘇夫人聞言也不免嗟歎了一回。

再說紫宸，擇一個上學吉日，館儒珍於後園書房，率弟蘇日拜從受業。紫宸因試期已近，把家中事務料理一番，辭別了儒珍，並合家大小，便起身進京，一路並不耽擱，星夜來至都中，先去尋客店安放好了行李，著劍童照管了。自卻同蘇定來訪問叔父消息。

原來誠齋雖蒙欽召，因是不曾迎奉得賈學士，不容他留京供職，選了揚州二府，著即赴任，所以不及候紫宸之到，已匆匆出京，只留得一封書子，令老管蘇通在京守候。當下紫宸將書拆看，備知一切，不勝驚訝道：「取捨升降乃係國家政典，豈有不由天子，而權擅私門者？我若僥倖寸進，必當掃除此輩，方快生平。」因叫蘇通同至那客店作寓。

過不數日，日屆試期，卻並不見秋遜到來，放心不下，去訪問浙江的會試舉子，方知因丁了父憂，故不能下場。紫宸不勝歎息，只得去打點自家試事。三場既畢，候得天門放榜，紫宸中了第七十二名。殿試又高列在二甲第十一名，紫宸不勝之喜，飲過了瓊林宴，拜過了座師，再去會同年，連忙了好幾日。

因是殿試名次在前，竟在都候選，不意候了月餘，名次在後的都選有衙門，紫宸卻並沒些響動，心中疑訝，便去打聽，卻是因不曾有贊見之禮到賈學士那裡，所以不得即選，紫宸當下大怒，連夜修成本章，劾賈學士任奸逐賢，用邪排正。欲請上方之劍，斬取逆臣之頭，蘇通諄道：「太老爺專因剛直外補。今老爺才得一官，便又要去惹禍，衙門雖不曾選，那進士是總在的，閒是閒非管他怎的，這本還是莫上罷。」紫宸冷笑道：「你卻曉得什麼？驅君側之奸，除國家之害，乃我分內當為之事，不用剛直將惟柔媚耶？」蘇通道：「賈學士赫赫之勢，恐不易驅除，況朝中多少大臣，尚自不敢開口，卻要老爺今番來出頭？蘇通看起來，那做官越是隨風倒舵的，越得興旺，何苦定要去這忠臣？」紫宸慨然道：「寧作斷頭之鬼，不為無舌之官，休要你管，我自自有處。」次日侵晨，竟將此疏上了。

原來故明制度，凡有本章，俱係內監經收，專呈御覽。那內監們卻都和賈學士相通，見是劾他的罪款，即便撩起，不與達奏，反把去獻與賈學士。賈學士看了大怒道：「原來就是蘇樸的姪兒，他才中得名進士，便要想與老夫作對，真乃可惡之汲。」當下就思量尋事中傷紫宸。親紫宸有官無職，並無空隙可乘，只得權且忍耐。

不期事有湊巧，恰值浙江報海寇作亂，攻打定海等處地方，總兵都被殺死，勢甚猖獗，賈學士見了這道告急文書，正中下懷道：「蘇星這小畜生，死期到了，我如今就此機會，舉薦他一本，道他廷試那策，大有經濟之才，忠勇之氣，若令提兵剿寇，必當師出有功，量這小小迂儒。曉甚軍旅之事，分明以豚豚飼猛虎，豈不妙哉！」計算已定，次早便上了一疏，天子准奏。即敕賜兵部郎中之職，權掛都督印綬，提兵征討，俟凱旋之日，另行升賞。

紫宸見了這敕旨，明知賈學士弄權，卻倒喜道：「他道我怯弱書生，不知我是錚錚鐵漢。焉能奈何得我！」反是那班同年，俱各忿忿不平，來見紫宸道：「我輩皆係文人，惟聞俎豆之事，豈爛軍旅之務，此必是賈與兄有隙，所以假公濟私，置兄死地耳。不然，焉有文臣而選武將者耶？我等明日約齊眾年兄，同年兄去繳那旨，若是如此時銓選無定，而綱紀茁然矣。」紫宸笑道：「荷蒙眾年兄垂愛之意，弟功亦非不知奸人盜柄，但念事屬朝廷，則食君之祿者，固皆宜分君之憂耳。」眾進士道：「如此說時，年兄竟肯奉命而往麼？但這征戰之事，一刀一槍，乃是性命攸係的所在。須不比在窗下弄筆頭哩。」紫宸大笑道：「大丈夫須當馬革裹屍，豈可懼而不往。諸年兄請勿費心，弟自有位倆。」眾進士相顧吐舌道：「天下有這般不怕死的，真個是硬漢，但十年窗下，不容易掙得名進士，既要如此，卻也何苦如此？今蘇年兄主意如此，吾輩只得暫別。」即便拱手散去。『紫宸次日，果然領了兵符，陛辭天子，先打發蘇定到叔父處去報信，自卻同蘇通、劍童統領三千快騎，星夜出都，倍道來至定海，自有兵馬迎接入境。次日，登城觀看形勢，遙望賊營軍容甚整，紫宸歎道：「草澤之中，正未必無能者，固莫怪總戎敗沒耳。」時有權掌總兵印參將洪儀在側說道：「海賊甚為跳樑，不識都督戰守之策，亦可使末將預知否？」紫宸笑道：「兵行詭道，或戰或守，豈能定得？大約欲戰先守，欲守先戰。一則假形其弱，一則故示以強。所謂將欲取之，必姑與之，然後或因天時以制勝，或因地利以制勝，或逸己勞彼而得勝，或攻瑕乘隙而得勝。量力審權，原非毫無定見；臨機應變，亦豈預設成心，何可以片言決哉？」洪儀道：「都督運籌一室，決勝千里，固是如此，但賊渠亦頗號智勇，未可輕敵，依未將愚見，不若勒兵固守。彼以海外遠來，必艱於糧，俟其食盡，自然退去，因而乘勢擊之，當可一鼓下也。」紫宸笑道：「量此鼠輩，豈果勁敵，只用一靴尖踢倒耳。況彼屢勝氣驕，尤易摧敗。旬日之間，當見獻俘闕下，與諸君敘綏寇勳。何得以堂堂問罪之師，顧按兵不動，任賊猖狂，須守其乏食而後斃之耶？汝勿多言，我自自有破賊之法，洪儀唯唯而退。正是：

萬井桑麻化陣圖，樵蘇無計待如何。

封候事業君休羨，暴骨平蕪博凱歌。

不知蘇紫宸如何出兵取勝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](#) [鐵花仙史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